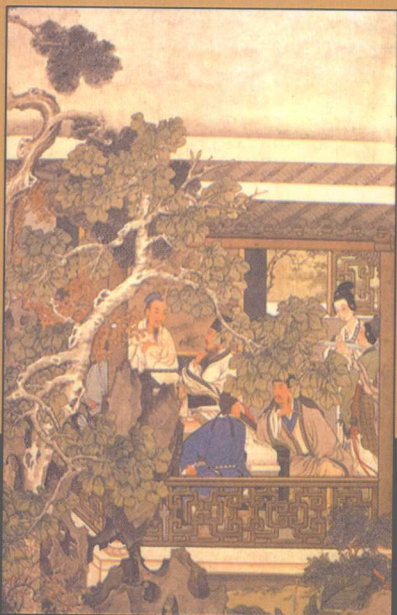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施公案

(四)



名著恒久远

代代永相传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〔第2辑〕

施 公 案

(第四册)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施
公
案

清・佚名

更锣，开门出来。朱光祖此时，却早隐在黑处，等那巡更的喽兵敲着更锣，走到僻静地方，朱光祖抢上一步，拔出单刀，先将刀背向那巡更喽兵背后一刀背。只听得巡更喽兵“哎呀”一声，还未喊出来，朱光祖已跳到面前，亮出刀去，口中喝道：“你喊，咱就是一刀。”那巡更喽兵一见，实在吃惊不小，赶着跪下，哀求：“老爷饶命！小人再不敢嚷。”朱光祖道：“咱且问你，此去大寨，还有多少路程？究竟是什么走法？你如说得一字不差，咱就饶你狗命；倘若含糊，咱就是一刀，将你的首级割下。”那喽兵道：“老爷开恩，小人情愿直说。”朱光祖喝道：“你且说来。”那巡更喽兵道：“此去路径，曲折连环。老爷只认定西南转弯，皆是生路。约有二里光景，便是第二座关。进了关，可不能向西南走了，可要倒回头向东北，也约有二里路，便是第三座关。进了关，又要向西南走，还有一里多路，就到了第四座关。进了关，可又要向东北走，约有半里路的光景，那里有一颗大松树，既不能向东南，又不能向西北，可是要先向东南，后向西北，再走一里多路，便到了大寨了。”朱光祖听得清楚，又细细记了一遍。复又问道：“现在这时刻你还进去吗？”那更夫道：“小人们待到三更时分，便进去换班。现在已将三更了，小人要进大寨去换班了。”朱光祖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那更夫道：“小人叫王八。”朱光祖听他一番言语，将路径切记清楚，便手起一刀，将王八杀死。就将他的灯笼向他身上一照，只见王八腰间，挂着一面腰牌，上写“前哨更夫一名王八”。朱光祖一见大喜，当将王八牌儿取下来，又将王八身上衣服剥下。先将腰牌挂在身间，然后将王八衣服也穿在身上。这才将王八的尸身，推在一旁。他便提着灯笼，提了更锣，又将自己的单刀藏好，便一路敲着锣，依着王八所指路径，一直向西南走去。

约有二里的光景，果然到了第二座关。正要越关而进，早见关内已走出一人，手里也提着更锣、灯笼，由关内唱出，向朱光

祖迎面走出来。到了朱光祖面前，只见那人问道：“来的可是王老八吗？”朱光祖也就含糊答应，走了过去。进得关来，仍照着王八的话，向东北走去。不一刻，已到了第三座关。朱光祖一看，见栅栏关闭。他便上前叫门道：“换班了！开关呀！”里面有人答应道：“不要叫，换班就换班，要这样喊法做什么呢？”朱光祖也道：“人家巡了半夜，你们好睡呀！还不换班，难道还要巡到天明吗？”正说之间，关门已开。朱光祖不问原由，埋着头直向里走。那守关的喽兵也不盘问，总以为是自家人——每夜皆是如此的。朱光祖过了第三关，仍然照着王八的话，直向前进。一会儿已到了第四座关，却比前三关紧，每夜皆要盘查的。朱光祖才走到关前，当有人出来问道：“你是谁呀？”朱光祖见问便答道：“咱是王八。”那人又问道：“你是哪一哨的？”朱光祖道：“是前哨的。”那人道：“你是前哨第几队？”朱光祖见他盘问第几队，可是回答不出，只得含糊应答“是第三队”。那守关的道：“你的腰牌拿来我看！”朱光祖就从腰间将腰牌取下，递给他看。那人验明无错，复又换了一面腰牌，递给朱光祖。朱光祖当将腰牌接过，仍然挂腰间，也不与那人闲话，掉转身躯，即向大寨而去。

不一刻已到大寨，一想道：“我到是到了此地，却不知那窦尔墩老儿的卧房在那里。与其前去寻找，不如再停一刻，等个人出来，问他一问房间，问明白了，好直接前去，岂不较为爽快？”主意打定，便在黑暗处，将身子隐藏好，钻在那里。等了一刻，只见对面走来一个人，朱光祖仔细一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郝天龙。朱光祖赶着将身子缩过去。转到那边，探身来望，只见郝天龙走过，后面跟着三人，仿佛喽兵模样。又见末后一人，不跟着郝天龙一齐走出，偏向旁边走过去了。朱光祖看了一会，见郝天龙已经走过，他偏去追那末后的一人，转了两个弯子，居然被他赶上。此时来不及拔刀，走上前去，便在那人背后就这一腿。只

听咕冬一声，那人栽倒下来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朱光祖已将单刀拔出，向那人面上一晃，口中说道：“咱老爷有话问你。你若不说真话，咱老爷就是一刀，送你的狗命。”那人被这一吓，又是跌在地上，苦苦哀求道：“老爷，老爷，有话要问小人，便请说出。如果小人知道，断不敢撒谎。”朱光祖说道：“咱且问你，你家寨主现在那里？你可速速说明，咱老爷饶你狗命。若有半字虚言，将你一刀砍为两段。”那人道：“容小人奉禀：俺们寨主现在上房，大概已经睡觉。老爷问他有何话说？”朱光祖道：“咱找他有事，你休得多言。咱再问你，这上房在那里？”那人道：“在这大寨后面第三进。咱家寨主所住的房间，是东首一个。西首房间，是咱家小寨主住的。这两日小寨主不在寨内，出去做买卖去了。”朱光祖道：“你可知你家寨主的那一对虎头钩，他平时放在何处？”那人道：“小人这个实在不知道，还求老爷恕罪。”朱光祖见他说不知道，也不追问，随手一刀，结果了性命，直往上房而来。欲知如何盗出双钩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332 回

盗双钩初进连环套 借火亮惊醒窦尔墩

话说朱光祖此时将王八的衣服脱下，摔却灯笼，也不管那人尸首倒在地下，他便提着刀，直向上房而去。走到大寨围墙以外，便一纵身蹿上房檐，蹿房越屋。不一刻，到了第三进，便蹿到东首那间屋上，就房檐倒垂下来，用了猿猴坠枝的架落，将身向窗户外望房里一瞧。只见房里面，尚有灯光。便用津唾将窗纸沾湿，用刀尖戳了一个小孔。此时他已经轻轻地跳落地下，靠窗脚下站住，复又从窗户纸上小孔中望了进去。只见那房内靠东首板壁，摆着一张方桌子，又一个半明不灭的残灯。当面有一张床铺，挂着蚊帐，帐子却放着，拖在床前。

朱光祖心中想道：“这床铺，大概是窦尔墩的卧床了。可不知他现在可睡在这里不曾。”于是用刀尖轻轻地将窗户拨开，用了个飞燕穿檐的架式，一缩身蹿到房内。即向桌上那残灯上取了一个火，将那鸡鸣断魂香，熏着了一会。然后走到床铺前，将帐门拨开，向里一看，床上并未睡人，只有两条白被，折叠在里面。朱光祖惊讶道：“窦尔墩那老儿不在这里，难道我受了那人骗了吗？”因又道：“且不管他在那里，只要将他的双钩寻找到了，将这件东西盗了去，就没有事了。”一面暗想，便转过身来，在房内各处寻找了一会，并不见什么双钩。只见壁间挂着一个木匣，约有三尺来长，有七八寸宽。朱光祖暗想：“难道他那双钩藏在那木匣内不成？”一面想，一面就走到那里，从壁上将木匣取下，就灯前开了，向木匣内一看，原来是一对雌雄剑。朱光祖见不是双钩，心中好生着急，又将木匣盖好，仍代他挂在原处。

复又寻找一回，仍然不见。暗说道：“这双钩藏在何处呢？也罢！咱寻不到双钩，便将御马盗出来，亦是好事。”又想到：“又不知御马现在何处，又如何去盗呢？不若仍是寻双钩为上策。”因此又出了房间，将窗户仍代他关上，即从这边檐上飞身上去。蹿到西首那房间屋上，伏身细听，只听西首房里有酣睡之声。

朱光祖暗道：“大约那老儿睡在这边了。”因又走到房檐口，将身子跳落下来。先在窗外静听一会，房里鼻息之声，仍然如是。朱光祖便放着胆，将窗子拨开，取出火亮，向房里一瞧，见当面也是一张床铺，也挂着蚊帐。朱光祖便即蹿身进房，正要取火种点灯，忽听得床上一人喊道：“天霸呀！天霸！不怕你绝大神通，你若赢不得咱老子的双钩，若想将御马交出，可是梦想了。”说到此处，又鼻息如雷。朱光祖道：“此人定是窦尔墩了，咱何不就此将他杀了？那双钩无论寻得出来与否，人既杀死，虽有双钩，也无用的，就如此办法。”主意已定，手执钢刀，走到床前，将帐幕挑开。忽听床上有人说道：“咱什么皆不怕，那怕他黄天霸三头六臂，也赢不得我这一对虎钩。所怕的他前来盗我的双钩，万一被他盗去，那可就战他不过了。”讲只两句复又睡了。朱光祖又要上前动手，忽又听他说道：“咱爷爷的伙伴，尔等就将他摆在鼓楼上，万不可又换地方。还要严加看守，提防有人来盗。”朱光祖一听，心中大喜道：“原来他的双钩摆在鼓楼上。既知收藏所在，那就易于寻找了。”正要转身去寻双钩，忽又想到：“我何以如此呆法，为何定要盗他的双钩？还不乘此将这老儿杀了，免得随后又要与他争斗，又何必定要盗去双钩呢？”心中想罢，即刻抽出刀来将火卷一亮，向床上一照，便举刀向床上砍去。那知不亮这火卷，还可将窦尔墩砍死；此时因这火卷一亮早把窦尔墩惊醒过来。即听他说声：“不好！”因又喊道：“有奸细，快来捉人！”朱光祖一听此言，也不管他何如，随即一刀向床上砍去，只听得咣一声响亮，并未砍在人的身上，却是砍到

床上去了。朱光祖便掉转来，身子蹿出房外，一箭步飞身上屋檐，再四面一看，东方已经发白。他却不敢怠慢，急急向山下投奔。却好未碰着一人，走到天明，已经到了第二座关。守关喽兵尚未起来，他便越关而去，暂且按下。

再说窦尔墩醒过来，说一声：“不好了！”喊人：“来拿奸细！”怎么他就不见了？难道他会隐身法不成？诸公有所不知，因他这床后有个暗门，里面安了消息，外人看不出来。他却特为装好此门，以防人家暗算，若遇到三更半夜，措手不及之时，他便将暗门推开，就从这门里逃走。所以他一经惊醒，喊了一声：“不好！”又喊了一声：“有奸细！拿人！”他却早已从暗门内逃走了，所以朱光祖不曾砍中。此时朱光祖虽走，窦尔墩却传齐合寨人来，各处寻找奸细。那里寻得出人来？早已不知去向，一直寻到大寨以外，忽见有个死尸倒在那里。大家一齐上前一看，不是别人，却是郝天龙随身使唤的小使扣子。大家惊讶道：“怎样他死在这里？却是被谁所杀？”郝天龙也就道：“奇怪了！昨夜咱巡查回寨，他还跟在后面，怎么就死在这里？却是被谁所杀？”正在互相惊讶，忽见第一关守山喽兵，匆匆地走到窦尔墩面前，先请了个安，然后说道：“启大王爷！前哨巡更夫王八，不知何人杀死，尸首抛在地下。”窦尔墩更加疑惑，这王八又是何人杀的呢？郝天龙说道：“据小弟看来，定是那黄天霸小子到此。”窦尔墩道：“俺也曾看见那奸细，却非黄天霸那小子，可不知究系谁人。”郝天龙道：“即非黄天霸，也是那黄天霸那里一起的人。”窦尔墩道：“这话却也有理，除却他那里，还有什么人到此作奸细呢？”郝天龙道：“大哥不曾见个什么物件吗？”窦尔墩道：“幸亏愚兄被他火卷惊醒，不然，险些儿送了性命。”郝天龙道：“照此说来，还不是个奸细，竟是刺客了。”窦尔墩道：“何尝不是刺客。”郝天龙道：“这两日内，大哥还要小心。就是咱们大家也要小心巡查，不可再被这奸细混进来才好。”窦尔墩道：“贤弟这一

二日内，倒可无虑。那奸细定料咱们这里这两日必然加意防守，断不敢来到。再过了这两天，反要严加防守。他以为过了几日，俺们这里见没有事，也就松懈下来；他却趁此又到，以致后患。”郝天龙大家齐声说道：“大哥的高见，咱们就遵命照此办法吧！”于是大家各归本寨而去。再说朱光祖奔走下山，便一口气跑回客店。黄天霸等一见，便迎接上来。计全首先问道：“朱大哥辛苦了，所办之事已到手吗？”朱光祖道：“再莫提起，算是白跑了一回。咱早虑到，怕是一次不能到手。却好打听出来，那老儿的双钩收藏之所。”毕竟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333 回

朱光祖再进连环套 黄天霸搜寻窦尔墩

话说朱光祖与天霸道：“今日双钩虽未盗回，好在他藏钩的所在，咱已知道。包管我明日再去，将那双钩盗回便了。”天霸道：“他这双钩，究竟藏在那里？”朱光祖道：“咱在先也不知道，只以为随身所带。那知到了他房里，四处寻找，不见此物。后来听他梦中所说，才知他双钩所藏的地方。那时也怪我贪心，不然，那双钩也可到手了。”天霸道：“怎么贪心？”朱光祖道：“咱听他说了双钩的所在，咱本要去。后来一想，他既然睡在这里，何不将他杀死？只要他死了那双钩虽然厉害，既无人用，也就成了废物了。”天霸道：“你老的这主意，真是不错。后来怎么不杀那老儿呢？”朱光祖道：“咱怎么不去杀他？咱才将火卷一亮光，那里晓得就这么一道亮光，把老儿惊醒了。他便大喊起来，说是有奸细，叫人来拿。咱听此言，那敢怠慢，即刻举刀砍去。那知道一刀砍去，已不知那老儿何处去了。咱那时却不敢恋在那里，因此才出了他的房门。再向外面一看，东方已经发白，我便急赶回来。这不是咱贪心吗？若不贪心要杀，那老儿的双钩，岂不盗回了吗？”天霸道：“原来如此。但是老叔明日再去，他那里岂不严加防备？怎么得盗出来呢？”朱光祖道：“咱料彼这两日来，不致防备；以为咱断不敢去的。过两日，他那里却有了防备；以为咱料他防备松懈下来了，恐怕咱要前去，因此防备起来。那时咱要前去，岂不仍是空跑？咱偏要在他料所不及料，防所不及防的时候前去，出其不意将他双钩盗来，岂不省了许多事？”计全道：“朱大哥！你真可谓知己知彼了。但你老虽然料事如神，咱却有

些不放心你老独自前去，在咱的愚见，不若黄贤弟与你老同去。使他在那里掣老儿肘，你老便去盗钩。等得盗到以后，再来招呼他。能合力将那老儿制服住了便好；不然，能将那御马盗回，亦是大妙之事。不知你老意下如何。”朱光祖道：“计贤弟，你这话说倒使得。叫黄贤侄与咱同去，咱也多一帮手，就此说法便了。”

一日无话。到了晚间，黄天霸与朱光祖，各自脱去外衣，穿了夜行衣服，各藏兵刃，暗暗出了店门，又往连环套而来。不一会，到了山下。朱光祖放出飞檐走壁的手段；黄天霸也是如此，好在他两个人皆是熟路。话休烦絮，一齐越过五关，果然那里毫不防备。天霸与光祖道：“老叔！你便前去盗钩，咱便去那老儿房里办事，能将他一刀杀死最妙；即使不然，咱总将他牵制住了，你老放心大胆盗钩。但钩一到手，你老可要送个信来。如若不及送信，总以天明为度，无论事之成否，那时便下山回店，再作商量。”朱光祖道：“此言甚合我意，咱就去了。”黄天霸道：“你老请便。”朱光祖说罢，即便蹕身而去。这里黄天霸也飞身上屋，到了大寨后三进。先到东首那间屋面上，伏身望那房里，静听一会，里面既无声响，又无动静。便缩身下一只脚，倒挂在檐口，一只脚盘在树上，向房里细瞧，仍不见有什么动静。天霸因将腿放下来，跳落在地。取出火种，将纸卷燃着，就手一晃，放出亮光，向里一看，仍看不清楚，因有窗户阻挠。天霸即用刀尖戳了一个眼，近身窗外，用足了眼力，向里观瞧，房里并无人睡。天霸见窦尔墩不在这里，因又蹕到西首房间外面，靠着窗户旁边，正在凝神侧耳，忽听更锣响处，天霸知道有寻更人来，因暗道：“何不捉住那寻更的，问个明白？”一蹕身飞上屋面，专等那更夫前来。不一刻，只见那更夫敲着锣缓缓而来，嘴里喊道：“各寨睡醒些呀！恐防有奸细进来呀！”一面喊，一面转过大寨的后面。

天霸在屋上往下一看，见大寨后并无房屋，乃是一片空地，

地上堆了许多乱石。天霸此时即飞身向寨后跳去。只见他一个箭步，早已飞到地下，却好站在那更夫面前。那更夫正往前走，忽见半空中飞下一人，这一吓即便往后一倒，跌倒在地。天霸见他跌倒，随即将手中刀向更夫面上一晃，说道：“你嚷，咱就是一刀，立刻送你的狗命！你不必害怕，但直说便了。”那更夫听了这话，好容易挣了一会，才说出一句话来：“老……老……老爷开恩！”黄天霸道：“咱且问你，那窦尔墩这老儿今往那里去了？为何他不在寨内？他平日所住的那两个房内，咱已寻过了，皆不见他在那里。你可知道他现在何处？”那更夫说道：“小人可真不清楚。既然不在上房里，或者现在内寨，也未可知。再不然，咱家寨主还有一个好地方，别人是不能到的。就是有人晓得在那里，除非自家人才可进去；不然，连门都不会开，怎么进去呢？”天霸道：“这到底是什么所在？何以如此难进去？”那更夫道：“那要晓得却不难。只用两个指头，向那石板上一按，不知怎样那石板就竖了起来，里面就现出石门。人即从门内进去。等进了石门，又用两指在门里一按，不知怎样，那石板复又盖上了，依然如初。听见那进去过的人说，里面地方极其宽大，还有好些房屋。所有珍奇异宝，皆藏里面。咱家寨主还有个小姨姨，住在那里。他今夜不在大寨内住，除去内寨，定然到那石室屋里去了。”天霸闻言又问道：“你可知这石室在那里吗？”那更夫道：“虽知道，但是不会开那石门。还听人道，那石门如不会开，误碰里面消息，定然要被大青石压死。因此小人不但不敢去开门，连那里也不敢常去。”天霸道：“你若怕死，便领咱前去一看，将那石室看过，再领我到内寨去走一遭，咱便饶你性命了。”那更夫道：“只要老爷不杀小人，无论什么地方，小人都情愿领带老爷去的。”天霸说：“既如此，引咱前去。”那更夫不敢怠慢，便站起来，提着灯笼，在前引路，领着黄天霸，直往石室而去。转弯抹角，已离石室不远。只见那更夫指道：“那峰岭参差，岩峭石的，

那里就是了。”黄天霸闻言，便将更夫两膀背绑起来，又在他身上割下一块衣襟，给他塞在口内，把他向无人处一抛，这才前去。不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334 回

施神勇英雄盗双钩 畏罪法巡卒私逃难

话说黄天霸处治了更夫，直往石室而来。才转过两个弯子，只见对面来了一人。他一见天霸，便大声喝道：“来者何人？到此何故？”天霸躲避不及，只得答道：“你是何人？快通名来。咱老爷乃黄天霸是也！特来盗窦尔墩那老儿的双钩。”那人一听此言，也不回话，转身就走。天霸一见，知有缘故，也就跟随下去。只见那人随弯就弯，两腿如飞，跑到一个所在。天霸一见，是一座高楼。又见那人推开楼门，直走进去。天霸一见此情形，此时也就跟了进去。只见那人匆匆上得楼梯，急急向一个去处。天霸也轻轻地由楼梯上去。四面一看，只见楼上东首，放着一个鼓架，架着一面大鼓。又见那人爬上鼓架，向鼓上一望，不知不觉，就一吃惊，从鼓架上跌倒下来，只听咕冬一声，把那楼板震得乱响。天霸此时便抢进一步，将那人按住。只见那人已如半死。天霸便要问他的话，见那人张着口，苦着脸，好象有件不了之事。停了一刻，只见那人喊了一声道：“双钩不见，性命休矣！”天霸听得清楚，知道这鼓内就是收藏双钩的所在，现在已被朱光祖盗去了。此时心下好不欢喜，也来不及问那人的话，掉转身出了楼门，寻找朱光祖去了。你道那人是谁？原来是窦尔墩看守双钩的头目，唤作吴用人。这吴用人因得了腹泻的病，出来上厕，忽遇见天霸。听天霸一句话，说要去盗钩，他已惊吓不小，所以赶着没命地跑回去，预备将双钩拿出来，赶紧送给窦尔墩，他便没有事了。那知天霸一见他那种情形，早猜着八九分，所以也就急急跟他跑去，打算如朱光祖不曾盗去，他便自己去

盗。那知此钩早被朱光祖盗去了。

自从朱光祖与天霸分头去后，他便寻到鼓楼，先将楼门轻轻地推了几下，见里面关得甚紧。他便不去推门，就飞上了楼屋。原来这鼓楼四面楼窗以外，皆有栏杆。朱光祖在楼上往下一看，见栏杆可以搭脚，楼窗紧靠栏杆，他便轻落身躯，一只脚站立栏杆上面，一只脚盘在楼窗外短柱之上，将刀取出来，轻轻向楼窗窝槽底下，拨了两拨。打量拨开楼窗，钻身进去。那知里面有铁索连住，再也拨不开来。朱光祖也不再三去拨，复又跳上楼层，另打主意。到了楼屋之上，暗道：“我何不由此下去？”主意已定，即将楼上的瓦揭去了一半，下面露出木板；他又将刀挑木板，划开一块，摆在一旁，便轻轻地先将两只脚往下一试，觉得下面并无阻绊，又将脚缩回来，复又伏身往下一看，将下面的地方看准了，然后用了个燕子穿帘的架式，一蹿身飞入里面。脚踏实地，这才四面观看，去寻双钩。

寻了一回，但见东边鼓架上，有面大鼓，周围钉了许多三棱钉，他便知道那双钩定然藏在鼓内了。此时不敢怠慢，复使出时迁盗甲的本领，先走到鼓架面前，向上细细一看，但见无一处可以立足。又向四面再看，预备主意。忽见这鼓架高耸半空，却离正梁不远，他便从此生出计来：便一蹿身，由楼窗上面，逐步爬到正梁上，复由正梁上将身子倒垂下来，两只脚挂定正梁，一手用刀戳在鼓架子上好借劲，一手便去拨那三棱钉，好容易拨了十几根下来。看看可以立足，这才将刀拔起，回转身躯，两只脚立在没有三棱钉地方，便要去取双钩。那知却又寻不出来，原来这双钩藏在鼓内。朱光祖暗想道：“当日水浒上那个时迁前去盗甲，那副甲却藏在鼓内，难道这双钩也藏在鼓内吗？咱不管他，且将这鼓皮划开看一看再说。”因取刀在手向鼓上一划，咕冬一声，鼓皮已经划破。先将刀向里一探，觉得有物。又将刀取出来，即在身旁取出火亮，在手内一晃，借着亮光，向鼓里看去，果见一

对双钩，挂在里面。便即探手去取，那知取不下来。又将火亮一亮，才见有细连环铁索，将双钩在那里系住。朱光祖又将刀送到里面，斩断铁索，方将双钩盗出。当即向背后插定，打算仍由楼层上面而去。正在打算，忽听楼梯声响，朱光祖大吃一惊，便即敛声息气，侧耳细听那声音。听一刻，那声音渐渐而远，方知是楼上人下去，又听得声响，是开门出去的声音。朱光祖暗道：“难道楼上看管的人，知道咱在那里，前去送信不成？且不管他，好在咱已将钩盗出，即使有人前来，咱又何惧？就是窦尔墩老儿亲来，咱也不怕他奈何我了。”复又想道：“楼门即开，且不问他是否前去送信，咱何不从此下楼出去较为爽快呢？”主意想定，即刻带双钩下楼，去寻天霸。那知彼此相左，天霸又跟着吴用人到了鼓楼。及至见吴用人说出那“失去双钩，性命休矣！”他知道已被朱光祖盗去。当即下楼去寻光祖，预备一同下山。

天霸出得楼门，仍往大寨而去。想道：“若碰见朱光祖更好，如遇不见，好在双钩他已盗去，咱也可回店稍歇一日，明日再来与那老儿讨马。”一面走，一面打点主意，正往前进，忽见一个黑影子一闪。天霸当下便击了一声掌，送了个暗号；只听得对面也击掌相应。天霸知道是朱光祖无疑了。当下便走到面前，低低问道：“可是朱光祖老叔吗？”光祖道：“老贤侄，咱们去吧！”黄天霸道：“那东西得了吗？”朱光祖道：“得了，咱们快走吧！时候儿不早了。”天霸答应，便与光祖二人，仍使出那飞檐走壁的功夫，真个是人不知鬼不觉，下山去了。

再说吴用人吓倒在地，渐渐醒来，见双钩不知去向，心中暗道：“我若去送信，他必然说我不小心，性命必不可保；若不去送信，也是不好。三十六着，走为上着。不如趁此逃下山去，寻找天霸，给他送上一信，将御马的所在告诉于他，叫他前来，或取或盗。我不但无性命之虞，说不定还有好处。”主意已定，连衣服行李也不要了。只穿着随身衣服，连夜绕转山后路，攀岩越